

## 目 录

### 黑暗的东方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隐忧篇 .....       | ( 员 ) |
| 大哀篇 .....       | ( 源 ) |
| 暗杀与群德 .....     | ( 愿 ) |
| 原 杀 .....       | ( 员 ) |
| 政客之趣味 .....     | ( 员 ) |
| 是非篇 .....       | ( 员 ) |
| 警告全国父老书 .....   | ( 员 ) |
| 欧洲战事谈 .....     | ( 愿 ) |
| 《晨钟》之使命 .....   | ( 猿 ) |
| 新生命诞孕之努力 .....  | ( 猿 ) |
| 国庆纪念 .....      | ( 源 ) |
| 宪法与思想自由 .....   | ( 源 ) |
| 新中华民族主义 .....   | ( 源 ) |
| 此 日 .....       | ( 缘 ) |
| 普通选举 .....      | ( 缘 ) |
| 黑暗的东方 .....     | ( 缘 ) |
| 太上政府 .....      | ( 缘 ) |
| 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 ..... | ( 缘 ) |

## 黑暗的东方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牢狱的生活 .....               | ( 远 ) |
| 不要再说吉祥话 .....             | ( 远 ) |
| 光明权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( 远 ) |
| 我与世界 .....                | ( 远 ) |
| 万恶之原 .....                | ( 远 ) |
| 灰色的中国 .....               | ( 远 ) |
| “ 少年中国 ” 的 “ 少年运动 ” ..... | ( 远 ) |
| 妨害治安 .....                | ( 远 ) |
| 什么是歪史 .....               | ( 远 ) |
| 亚细亚青年的光明运动 .....          | ( 远 ) |
| 日本的武士道与国际的新伦理 .....       | ( 远 ) |
| 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 .....         | ( 远 ) |
| 人种问题 .....                | ( 远 ) |
| 苏俄民众对于中国革命的同情 .....       | ( 远 ) |
| 青天白日旗帜之下 .....            | ( 远 ) |

## 真正的解放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风 俗 .....       | ( 远 ) |
| 厌世心与自觉心 .....   | ( 远 ) |
| 青 春 .....       | ( 远 ) |
| 矛盾生活与二重负担 ..... | ( 远 ) |
| 调和之美 .....      | ( 远 ) |
| 真 理 ( 一 ) ..... | ( 远 ) |
| 真 理 ( 二 ) ..... | ( 远 ) |
| 青年与老人 .....     | ( 远 ) |
| 美与高 .....       | ( 远 ) |
| 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 ..... | ( 远 ) |
| 真理之权威 .....     | ( 远 ) |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不自由之悲剧 .....      | ( 猿猿 ) |
| 罪恶与忏悔 .....       | ( 猿猿 ) |
| 简易生活之必要 .....     | ( 猿猿 ) |
| 致李泰棻 .....        | ( 猿猿 ) |
| “ 今 ” .....       | ( 猿猿 ) |
| 新的！旧的！ .....      | ( 猿猿 ) |
| 调和謦言 .....        | ( 猿猿 ) |
| 新纪元 .....         | ( 猿猿 ) |
| 北京的“ 华严 ” .....   | ( 猿猿 ) |
| 新自杀季节 .....       | ( 猿猿 ) |
| 青年与农村 .....       | ( 猿猿 ) |
| 死 动 .....         | ( 猿猿 ) |
| 光明与黑暗 .....       | ( 猿猿 ) |
| 新旧思潮之激战 .....     | ( 猿猿 ) |
| 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 .....   | ( 猿猿 ) |
| 现在与将来 .....       | ( 猿猿 ) |
| 真正的解放 .....       | ( 猿猿 ) |
| 双十字上的新生活 .....    | ( 猿猿 ) |
| 时代的落伍者 .....      | ( 猿猿 ) |
| 应考的遗传性 .....      | ( 猿猿 ) |
| 最有力的调和者——时代 ..... | ( 猿猿 ) |
| 人与禽兽 .....        | ( 猿猿 ) |
| 时间浪费者 .....       | ( 猿猿 ) |
| 死 .....           | ( 猿猿 ) |
| 牺 牲 .....         | ( 猿猿 ) |
| 青年厌世自杀问题 .....    | ( 猿猿 ) |
| 史 观 .....         | ( 猿猿 ) |
| 今与古 .....         | ( 猿猿 ) |

## 黑暗的东方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又是一年 .....              | ( 源 ) |
| 忏悔的人 .....              | ( 缘 ) |
| 哭冯国璋 .....              | ( 源 ) |
| 山穷水尽的青年 .....           | ( 源 ) |
| 精神解放！ .....             | ( 缘 ) |
| 自由与秩序 .....             | ( 缘 ) |
| 今与古 .....               | ( 源 ) |
| 在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成立会上的演说 ..... | ( 源 ) |
| 失恋与结婚自由 .....           | ( 缘 ) |
| 宗教与自由平等博爱 .....         | ( 源 ) |
| 演化与进步（内容简述） .....       | ( 缘 ) |
| 时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( 源 ) |

## 我的自传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更名龟年小启 .....     | ( 缘 ) |
| 覆景学铃君 .....      | ( 缘 ) |
| 文 豪 .....        | ( 缘 ) |
| 介绍哲人尼杰 .....     | ( 缘 ) |
| 《自然律与衡平律》识 ..... | ( 源 ) |
| 游碣石山杂记 .....     | ( 源 ) |
| 我的自传 .....       | ( 源 ) |
| 介绍哲人托尔斯泰 .....   | ( 缘 ) |
| 别 泪 .....        | ( 源 ) |
| 《甲寅》之新生命 .....   | ( 源 ) |
| 可怜之人力车夫 .....    | ( 源 ) |
| 北美之风云儿 .....     | ( 缘 ) |
| 哭沈汉卿君 .....      | ( 源 ) |
| 蔷薇缘欤？蔷薇恨欤？ ..... | ( 源 ) |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 ..... | ( 国 缘 ) |
| 旅行日记 .....      | ( 国 缘 ) |
| 乐亭通信 .....      | ( 国 缘 ) |
| 雪地冰天两少年 .....   | ( 国 缘 ) |
| 致若愚、慕韩 .....    | ( 国 缘 ) |
| 致郁宪章 .....      | ( 国 缘 ) |
| 什么是新文学 .....    | ( 国 缘 ) |
| 五峰游记 .....      | ( 国 缘 ) |
| 自然与人生 .....     | ( 国 缘 ) |
| 《西洋大历史》序 .....  | ( 国 缘 ) |
| 《黄庞流血记》序 .....  | ( 国 缘 ) |
| 《清代通史》序 .....   | ( 国 缘 ) |
| 列宁不死 .....      | ( 国 缘 ) |
| 挽孙中山联 .....     | ( 国 缘 ) |
| 狱中自述 .....      | ( 国 缘 ) |

译 文

|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世界观 .....   | ( 国 缘 ) |
| 国家与个人 ..... | ( 国 缘 ) |
| 哀 音 .....   | ( 国 缘 ) |

## 黑暗的东方

### 隐 忧 篇

国基未固，百制抢攘，自统一政府成立以迄今日，凡百士夫，心怀兢惕，殷殷冀当世贤焕，血心毅力，除意见，群策力，一力进于建设，隆我国运，俾巩固于金瓯，撼此大难，肩此巨艰，斯固未可以简易视之。而决来意其扶摇飘荡，如敝舟深泛溟洋，上有风雨之摧淋，下有狂涛之荡激，尺移寸度，原望其有彼岸之可达，乃迟迟数月，固犹在惶恐滩中也。

蒙藏离异，外敌伺隙，领土削蹙，立召瓜分，边患一也；军兴以来，广征厚募，集易解难，饷糈罔措，兵忧二也；雀罗鼠掘，财源既竭，外债危险，废食咽以，财困三也；连年水旱，江南河北，庚癸之呼，不绝于耳，食艰四也；工困于市，农叹于野，生之者敝，百业凋蹶，业敝五也；顽梗未净，政俗难革，事繁人乏，青黄不接，才难六也。凡此种种，足以牵滞民国建设之进行，矧在来兹，隐忧潜伏，创国伊始，不早为之所，其貽民国忧者正巨也。悬测逆睹，厥要有三：

一党私 党非必祸国者也。且不惟非祸国者，用之得当，相为政竞，国且赖以昌焉。又不惟国可赖党以昌，凡立宪国之政治精神，无不寄于政党，是政党又为立宪政治

之产物矣。而何以吾国政党甫萌，遽断断焉警之、惕之、箴之、戒之、诋之、祺之，甚至虑为亡国之媒者。岂吾华历代君主失国之际，均豫有党争为之朕，而有以促其亡，俾后之人受历史之迷惑，一闻党字，遂谈虎色变，而以旧历史之眼光，视今之政党欤？非也。唐之清流，宋之蜀、洛、朔，明之东林、复社，均一时干国英杰，使在今日，吾人且铸金事之。徒以君子小人，有如水火。一方既以道义相号召，则嬖幸之流，恐不见容，遂而荧惑诽谤，以泄其私举，正人义士，排挤倾轧于无余。私心党见之足以祸国，诎以时之今古而殊耶？试观今日之政党，争意见不争政见，已至于此，且多假军势以自固。则将来党争之时，即兵争之时矣。党界诸君子，其有见及此者乎？盍早图之。

二省私 中华建国，版舆辽阔。昔者山川睽隔，交通尼阻，风俗之异，言语之差，胥以地理之关系，为疏通结络之梗，则界域之见，存乎其间，势必然也。然以中央权重，集中于一，前此省见，殊未与政治上以影响。逮满清末叶，各省督抚握权渐重，益以政运趋新，地方日增活动，省见因以稍启。革命军兴，各省以次脱离满清羁绊，宣告独立，自举都督，此不过一时革命行军之计划也。而孰知省界之分，以是及于人心者匪鲜耶。试思一国设省，一省设县，纯因地理人情之便而划之政治区域，其土地犹是国家之领土，其人民犹是国家之国民，宁可省自私之。乃近顷用人行政，省自为治，畛域日深，循是以往，数年或数十年后，势至各省俨同异国，痛痒不关，即军事财政之协助，系乎国家兴亡者，将亦有所计较而不为矣。至神州粉碎，同归于尽，始追悔痛恨于向者省见之非，晚矣！

三匪氛 历稽载籍，一代兴亡之交，其先必匪乱丛

起，良以失政之朝，民多怨之，加之饥馑荐臻，灾异迭见，于是梟雄乘之，狐鸣篝火，愚惑斯民，凡以欲遂其帝王事业之私图也。明之亡也，流寇遍天下，即无满清之西侵，亦决不能永其国祚，而黎元之遭其蹂躏，亘数十年，亦不堪矣！民国之兴，基于大义，用兵不过三阅月，成功之速，为东西历史未所有，吾华之幸，抑亦吾民之幸也。然窃有忧者，则匪氛之起，不在满清末运，而在民国初年。何则？战后之兵，蛮野浮动，在伍时既大肆劫掠，退伍后仍将流为盗寇，则今日之兵，即他日之匪，其因一；愚民不识共和为何物，教育不克立收成效，责以国民义务，群惊为苛法虐政，起而抗变，其因二；一度战乱，元气大丧，民间愁苦怨嗟，实为乱阶，其因三；左道之流，造谣惑众，此次革命，引起此辈帝王思想，其因四。怅望前途，不寒而栗，黯黯中原，将沦为盗贼世界，吾民尚有噍类耶！

以上三端，百思恐不获免。凡百君子，其有以嘉谋嘉献而弭于未然者乎？曷有以解我忧？

（~~袁~~元年 远月 员日 《言治》月刊第 员年 第 猿期）

## 大 哀 篇

嗟呼！斯民何辜！天胡厄之数千年而至今犹未苏也！暴秦以降，民贼迭起，虐焰日腾，陵轧黔首，残毁学术，范于一尊，护持元恶，抑塞士气，摧折人权，莫敢谁何！口谤腹诽，诛夷立至，侧身天地，荆棘如林，以暴易暴，传袭至今。噫嘻！悲哉！此君祸也，吾言之有余痛矣。然自满清之季，仁人义士，痛吾民之憔悴于异族专制之下，相率奔驰，昭揭真理之帜，以号召俦类，言之者瘖口哢音，行之者断头绝脰，掷无量之头颅、骸骨、心思、脑血，夙兴夜寐，无时不与此贼民之徒，相激战于黯黯冤愁之天地中，以获今日之所谓共和者又何如也？吾殉国成仁杀身救民之先烈，所以舍生命以赴之者，亦曰：“是固为斯民易共和幸福也。”吾民感先烈之义，诚铭骨镌心，志兹硕德，亦欣欣以祝之曰：“是固为吾民易共和幸福也。”而骄横豪暴之流，乃拾先烈之血零肉屑，涂饰其面，傲岸自雄，不可一世，且悍然号于众曰：“吾固为尔民造共和幸福也。”呜呼！吾先烈死矣！豪暴者亦得扬眉吐气，击柱论功于烂然国徽下矣。共和自共和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！

彼等见夫共和国有所谓政党者矣，于是集乌合之众，各竖一帜，以涣汗人间，或则诩为稳健，或则夸为急进，或则矫其偏，而自矜为折衷。要皆拥戴一二旧时党人、首

义将士，标为自党历史上之光荣。实则所谓稳健者，狡狴万恶之官僚也；急进者，蛮横躁妄之暴徒也；而折其衷者，则又将伺二者之隙以与鸡鹜争食者也。以言党纲，有一主政，亦足以强吾国而福吾民。以言党德，有一得志，吾国必亡，吾民无噍类矣。此非过言也。试观此辈华衣美食，日摇曳于街衢，酒地花天，以资其结纳挥霍者，果谁之脂膏耶？此辈蝇营狗苟，坐拥千金，以供其贿买选票者，又果谁之骨髓耶？归而犹给吾蠢百姓曰：“吾为尔作代表也，吾为尔解痛苦也。”然此辈肥而吾民瘠矣。抑吾闻之，各党之支分部，因选举耗用者，动辄数万金，此其所需，要皆仰给于其党魁俊之踞要津享大名者。夫此踞要津享大名者，充其极不过一总统、一都督耳，否则两袖清风之空衔伟人耳，既无邓氏之铜山，更乏郭家之金穴，顾安得此巨金者，其故不大可思乎？或谓子殆不知政党之作用，故讥之无完肤。曰：吾侪小民，固不识政党之作用奚似，但见吾国今之所谓党者，敲吾骨吸吾髓耳。夫何言哉！夫何言哉！

共和后，又有所谓建国之勋者矣。其今日一榜，明日一榜，得勋位、嘉禾、上将、中将者，要以武人为多，而尤以都督为横，以其坐拥重兵，有恃无恐，上可以抗中央，下可以胁人民。其抗中央也，则曰：“吾拥护民权也。”其胁人民也，则曰：“吾尊重国法也。”究之，国法当遵，而彼可以不遵，民权当护，而彼可以不护。不过假手于国法以抑民权，托辞于民权以抗国法，国法民权，胥为所利用以便厥私。中央视之无奈何也，人民视之无奈何也。则革命以前，吾民之患在一专制君主；革命以后，吾民之患在数十专制都督。昔则一国有一专制君主，今一省

有一专制都督。前者一专制君主之淫威，未必及今日之都督，其力复散在各省，故民之受其患也较轻。今者一专制都督之淫威，乃倍于畴昔之君主，其力更集中于一省，则民之受其患也重矣，则所谓民权民权者，皆为此辈猎取之以自恣，于吾民乎何与也？

嗟呼！今之自命为吾民谋福利护权威者，竟若是矣！吾民更奚与共安乐者，耗矣。哀哉！吾民瘁于晚清稗政之余，复丁干戈大乱之后，满地兵燹，疮痍弥目，民生凋敝，亦云极矣。重以库帑空虚，岁出增巨，借款未成，司农仰屋，势不能不加征重敛于民。民既托庇于其下，在理当负斯责，亿辛万苦，其又何辞。然求于民者民应之矣，民之切望于国家者，乃适得其反。呜呼！吾民乃委无望矣。富强之本不外振农、通商、惠工。农以生之，工以成之，商以通之。试观吾国，版图若兹其阔，民庶若兹其繁，江河贯于南北，沃野千里，天府之区也。苟有善治者，不待十年，丰庶之象，可坐而睹，而锋镝扰攘之余，为之国家者，不有以解其倒悬，乃坐视困苦飘零而不救，以致农失其田，工失其业，商失其源，父母兄弟妻子离散茕焉，不得安其居，刀兵水火，天灾乘之，人祸临之，荡析离居，转死沟洫，尸骸暴露，饿殍横野。呜呼！国家至此而穷于用，则吾民之所以牺牲其天秩自由，而屈其一部以就范于国家之下者，果何为乎？然是岂国家自身之咎哉？夫今之为政者，匪不纲其政纲以示斯民，若社会政策也，保护制度也，是又徒炫耀其名以贾吾民之欢心已耳。钻营运动争权攘利之不暇，奚暇计及民生哉？然则所谓民政者，少数豪暴狡狴者之专政，非吾民自主之政也；民权者，少数豪暴狡狴者之窃权，非吾民自得之权也；幸福

者，少数豪暴狡狴者掠夺之幸福，非吾民安享之幸福也。此少数豪暴狡狴者外，得其所者，有几人哉？吾惟哀吾民而已矣！尚奚言！

（~~一九三~~年 源月 员日《言治》月刊第 员年第 员期）

## 暗杀与群德

暗杀可倡于有德之群，不可倡于丧德之群。暗杀可行于英雄，不可行于盗贼。暗杀行于英雄，则锄奸诛佞，长义侠之风，功乃比于甘露杨枝。暗杀行于盗贼，则摧贤害能，启残忍之端，祸乃深于洪水猛兽。而行暗杀者之或为英雄，或为盗贼，实其群德有以范成之。是暗杀之风，所以不可长于群德堕丧之国欤！

战国之际，任侠成风。秦暴而荆卿献匕，韩亡而子房椎车。流血五步，壮快千秋，斯以知其时群德之昌也。三韩既并，重根一愤而断藤，载明一愤而刺李，斯以知韩社虽屋，其群德尚未衰也。晚清之季，吾族男儿，慨中原之陆沈，愤虏廷之误国，相率乞灵于铁血者，则有吴樾之炸五使，徐伯荪之殪恩铭，燕都桥下，精卫飞来，良弼门前，彭公尽节。一瞑不顾，视死如归，群德将有复活之机，遂以开民国方兴之运。而孰知夫昔以殄民贼者，今乃伤我国士；昔以功我民国者，今乃祸我民国。神州光复之后，吾群德之堕落，乃反有江河日下者哉！痛矣，吾群德之衰也！

夫世之衰也，任侠每流为盗贼，衣冠遂沦于禽兽。盖天良一灭，万法无灵，而德义节操，不复能矩范于残暴之群。则向者崇侠之风，适开今者好杀之渐；犯禁之习，遂以为蔑理之阶。而嫉良妒能，仇怨相寻，杀机环报，宁有已时？毒戾之伦，贪利忘义，更敢于杀人以图酬赠。朝缠

黄镗，夕弄黑铁，其去率兽食人者几何哉！则所谓手枪炸弹，譬诸甘露杨枝者，其于群德堕落之国，功能或有穷时也。

抑暗杀者，不获已之举也。仁人志士，本悲天悯人之苦衷以出于暗杀，大不幸之遇也。惟以反抗暴力之故，有不得不需乎暴力者；以毁灭罪恶之故，有不得不蹈乎罪恶者。纵赖以斯民除暴，而其深自忤悼者，终其身弗能怡然自安。仁人志士，疾恶若仇，犹必不获已而出此，且引以为大不幸焉。及强暴者为之，反恃此为快心之具，以济厥奸，滔滔祸水，流毒尚有穷时耶？

桃源渔父，当代贤豪，不幸而殁于奸人之手。死之者武士英，所以死之者群德也。群德非能死渔父者，群德非能使武士英，死渔父者，群德之衰，武贼之流，乃敢出没于光天化日之下，以行其滔天之罪恶。群有巨棼而容之，群有彦俊而无以卫之，乃渔父之所以死耳！然则渔父之死，非死于群德之衰而何也？非其群杀之而何也？昔晋灵公患赵宣子之骤谏也，使鉏麇贼之。晨往，寝门辟矣。盛服将朝，尚早，坐而假寐。麇退，叹而言曰：“不忘恭敬，民之主也，贼民之主不忠，弃君之命不信，有一于此，不如死也。”触槐而死。夫麇，灵公之鹰犬耳，乃为民爱贤，为君守信，不惜杀身以殉。今渔父奔走南北，调治统一，天以大任责斯人，生民利赖，旷世难遇，而栖息于其群者，遽戕贼之，俾赍志以歿。呜呼！黯黯中原，并鉏麇其人者，亦不可得，吾于是益悼吾群德之衰矣。悲夫！

（~~一九一四年~~ 缘月 员日 《言治》月刊第 员年 第 圆期）

## 原 杀

天祸中国，杀机四伏，怨气郁蒸，愁云漫空。或争权固势，煽动兵机；或邀宠希恩，杀人献媚；或擅含沙之技，弹肉横飞；或极愤世之心，饮刃自裁。同兹世也，人何以慈祥乐利，吾何以残暴愀哀。同兹时也，人何以熙熙雍和，吾何以恚睢怨戾。光风霁月之天，乃一变而为血浪磷光之域。耗矣哀哉！吾少典氏之子孙，不死于暴君，不死于强敌，不死于水火，不死于疫疠，而将死于互杀、自杀以无噍类也矣！呜呼！岂不痛哉！

夫好生恶死，物之性也。爱平和，疾残暴，又人之情也，今之人胡以反是。生也弗乐，死也弗悲，背平和而蹈残暴，是物失其性，人失其情，天地失其常。顾天犹是此苍苍者也，地犹是此莽莽者也。江山草木，景物依然，东南未倾，西北未折，则又生息于其间者，有以造其象，天地乃因其象而易其常，夫岂一朝一夕之故哉！

数月以来，宋遁初殁于沪滨，徐宝山死于扬州。手枪炸弹，争鸣南北。政会之所，蛇影杯弓。团而曰血光，党而曰暗杀，不祥之言，闻之骇愕。同是有生之伦，苟无绝大冤仇，乌忍置之死地。同负有觉之躯，苟无绝大罪恶，讵可绝其生机。今竟悍然行之，甚且善恶不辨，恩怨无关，受命黄金，遽逞黑铁，暴兽相食，曾不是过。是谁作俑，拨此杀机，其肉岂足食乎？

暗杀之祸未已，自杀之风又方继轨以来。顷者，保定军官校长，蒋方震自行枪杀。呜呼！社会恐怖，人生厌倦，至兹已极。而环顾大宇，种种现象，有以造人间厌苦愁怨之思，开社会险恶恐怖之端者，尚滔滔乎不知所届。棘地荆天，晦冥闭塞，前途绝望，人生难安，不及十稔，中原其大乱乎？世有仁人，岂忍坐视四亿同胞惨痛以死而不救也。救之之道奈何？亦曰弭杀而已。

今欲论弭杀之术，不可不先究暗杀、自杀之原。暗杀何由而起乎？论者僉谓起于政治之不良。清之季世，摧折民权，一二精诚先烈，起而与之抗战。彼时权威赫赫，羽卫众多，将欲惩其元恶以警众厉，势不能不出于暗杀，于是徐、吴诸公首开暗杀之先路，断头绝脰，有所不辞，而暴俄专制毒压，暗杀亦至酷烈，则暗杀起于不良政治，彰彰明甚。顾共和肇建以来，暗杀之风转而愈倡愈炽者何欤？谓今日共和政治果遂为至良政治，吾不敢断言；然谓今日共和政治，其不良乃较前清专制政治为尤甚，吾斯亦未之敢信；则暗杀之所以炽盛于今日者，不良政治之余波耳！不良政治基于暴力，为世间一种罪恶；暗杀手段亦基于暴力，亦为世间一种罪恶。以暴力止暴力，以罪恶除罪恶，以毒攻毒之计也。稍有不慎，贻害靡穷。今不良政治既倒，而随不良政治发生之暗杀手段，尚依然效用于人间。专制之暴力熄灭，暗杀之手段横行；专制之罪恶湔除，暗杀之罪恶滋长；有以知依暴力求政治上之幸福者，其结果终于以暴易暴，真实幸福仍不可得也。于此不思所以弭之，涓涓一滴，酿为横流，其患害人间，实有烈于洪水猛兽者矣。今欲弭之，非残杀恐喝之能为功，亦非严刑密法之能奏效。盖夫一时人心既陷于狂涛之中，其间实有

## 黑暗的东方

无形之魔力驱策之，使人此潮流，纵或威之以祸，尼之以力，彼亦有所不顾，惟感之以至性，动之以至理，启其悔悟，辟其迷惑，灵明一念，或有向阳之机。为今之计，吾人当发挥正义，维护人道，昭示天地之常则，回复人类之本性，俾人人良心上皆爱平和，则平和自现，人人良心上皆恶暴力，则暴力自隐，人人良心上皆悔罪恶，则罪恶自除。人心一念之悔，万象昭苏之几也。凄怆愁苦冤仇恐怖之天地中，涌现光明和乐之域，即在俄顷，万种杀机，一切恶根，胥如春雪朝露，阳光一耀，倏焉消灭矣，是在吾人心造之耳。

自杀又何由而起乎？宇宙万象，影响于人类精神上之变化者至极复杂，渺不知其主因何在也。即如蒋君自杀一端，就蒋个人观之，则出于一时愤激。就其愤激之原因考之，则又原于校事棘手，其影响及于一人，其原因基于一事，其愤激起于一时。若就社会现象观之，则蒋君自杀之现象，实为无量之他种社会现象促动之结果。模仿其一也，激昂其二也，厌倦其三也，绝望其四也。积此种种之心理现象，而缘于一事，发于一朝，其所由来者渐，其所蕴积者素，而所以激发此心理现象者，实为其对象之罪恶的社会现象也。人类富于模仿，有不知不识而从其途辙者，乃社会力之一种。今人轻身好杀，相习成风，自清季已然。陈天华、潘宗礼、杨笃生诸先辈，均以爱国热诚愤极蹈海而死，自杀之端遂倡于国，而接其踵者时有所闻，则模仿之力也。鄙陋之乡有自裁者，其家人或多相继出此，且有以同一方法行于同一场所者，庸俗不察，指为冤魂作祟，抑知此亦模仿之故。然发现此等事实之家，其家庭隐痛必有难言者。故蒋君之自杀，模仿或其一因，而校